

北京研習班的見聞與感受



剛過去的 11 月，校長隨著香港小學校長研習班到訪北京，入住國家行政學院研習，為期六天(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23 日)。國家行政學院是國家重要的培訓中心，設有港澳公務員的培訓大樓。而學院內設有馬克思導師、毛澤東主席、鄧小平同志的雕像。在這樣高舉紅色旗幟的氣氛下，學習起來特別起勁，亦別有感受。學院有嚴格的規定，研習期間不得離開學院。故此，除了特別的安排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院裡。特別是入夜時分(每天晚上 10 時正)，悉數學員皆須待在院內。對於營營役役的港人來說，未免有點早，於是，我總踱步在學院的院區內。

校長的青葱歲月裡，曾經待在北京大學交流過一個月。踱步期間，我總想起那年那月的無憂無慮。那時候同行學友的笑臉，那時候的水肚不服，那時候球場上的追逐。如今催人老的歲月，教我心態都不一樣。

學院安排了四場漫長的講話，講者都很有份量。他們分別是北京大學王磊教授、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主任張軍教授、北京師範大學科教育研究院長鄭永和教授及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羅建波教授。



第一課，我們學的是國家憲法「現代化」。王磊教授運用量化計算，也是我當年讀博士班曾採納的方法，既有科學性，又有肯定性，推斷出國家對憲法當中的「現代化」重視。我想憲法是國家的根本，也是我們必須熟悉的範疇。從法理到人情，到第二講談中國文化，這是國家的血脈。我認為課程安排十分恰當。理解起來，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器物層、文化層到精神層，是三個層面的提升，彼此缺一不可。這個課程，理順起來，包涵甚豐。在學時期，我曾經讀過中國哲學大師勞思光先生剖析我國文化。他認為我國文化曾經遭逢三大災難，一是秦、楚王滅書，二是南北分裂，三是晚清民初。張軍教授對這個說法，也有點睛的看法。文化從沒有斷，自古說我國對於外族，縱使國土未能保(秦朝、元朝、清朝)，文化都能「同之」而得以保留，歷史證明民族共和，國力變得更加強大；文明不能沒，國家的發展，以「現代化」文化為目標，一直擁護發展。面對今天的世界，歐美亂局，國家更加要擔起領航的作用。領導人習近平主席所言「教育強，則國強」。我毋庸置疑。

第三課談到我國科技的發展，這次我聽得很心痛。因為鄭永和教授所說的是國家目前的不足、挑戰與問題，如人才素質有限、重文輕科的思想、國家培養方向有待改革、支援的資源不足，說到底是整個發展系統、人文價值的取向的根本問題。我看科技發展應是國家目前最艱鉅的範疇。尤其教授說美國不容我國去學習，逼使國家要加強自研、努力自強。課間，我大膽提問：

直到現在我聽了三課，第一課是關於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是指導的方向；第二課是關於文化，中國有豐厚的千年文化，我們有很崇高的優越感。於我來說，文化好比國家的「內功」，而今天談的科技就好比「外功」。而教授今天告訴我們，中國的科技充滿了困難、挑戰和阻礙。尤其教授的一句話，我印象難忘，那是「今天美國容許我們中國人去研究他們的文化，但拒絕我們研究他們的科技」。以芯片為例，美國領前我們很多，就算台灣省也比我們走得前。今天我一直聽著，心裡很心痛，也十分擔心，到底我國未來的科技應該怎麼走呢？

鄭教授未能給我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教育局隨行領隊連校長說我很有感情，同行校長笑言以子美(杜甫)喻我，說實話，我的確有點迷茫。怎也好，我想我們更需要把握現在仍有的機遇。雖然香港未來充滿著未知，但是目前仍然有著自身的優勢，可以掌握世界一流的科研技術，實踐國家重視「教育、科技和人才」這三個主導的方向。



第四課談到國家的外交。這個課題有點遠人，但又與我們每一位中國人息息相關。羅建波教授大談中美關係，又說中歐關係，再談中俄關係。其實，我一邊聽，一邊陷入深思。曾經有句說話「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些什麼，應該問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些什麼？」中美關係存在根本性矛盾，不管在政治理念上，還是在文化思維上，皆存在分歧。川普(即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再上任，政治或更動盪。羅教授談到香港，說曾經到香港乘搭計程車未能電子支付的經驗，十分狼狽，又說香港仍然是我國重要的貿易中心。我身為港人許多冷暖，切身感受，盡在不言中。

習主席說「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們作為教育，培育下一代學子，下一代青年，又該如何自處？想起中國作家魯迅《故鄉》中的名句：「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年青人，準備好了嗎？這世代，實在很需要有筆路藍縷的心理、決心和勇氣。